

朝鮮通信使

文獻選編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編

第五冊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朝鮮通信使

文獻選編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編

第五冊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五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9-11355-6

I. 朝… II. 复… III. 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文献-汇编-明清时代 IV. 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504 号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五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13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55-6/D·735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执行编辑：朱莉丽 王鑫磊 张 佳 段志强

参与整理者：朱莉丽 王鑫磊 张 佳 段志强 黄修志

钱 云 徐 凡 楼正豪 朱海晶

目 录

赵济谷海槎日记	赵 曜	1
东槎录	柳相弼	287
日东记游	金绮秀	329
附录一 现存朝鲜通信使文献简目	葛兆光	416
附录二 朝鲜王朝遣使日本大事记	王鑫磊	419
附录三 日本有关朝鲜通信使文献研究状况的 简介	葛兆光	424

赵济谷海槎日记

赵 曦 撰

《赵济谷海槎日记》解题

赵曦(1719—1777),字明瑞,号永湖,又号济谷,朝鲜丰壤人。丰壤赵氏自高丽时代即是名门望族,虽在朝鲜前期一度没落,但在朝鲜后期很快复兴,赵曦正是丰壤赵氏在朝鲜后期由衰转盛的过渡人物。赵曦之父赵尚綱曾于英祖七年(1731年,雍正九年)担任谢恩副使出使清朝,年末归来后又旋即担任谢恩兼冬至副使,陪同洛昌君李愷使清,并于次年成功带回《明史·朝鲜列传》改正誉本,受到封赏。赵曦经荫补成为内侍教官,又经庭试文科成为正言。后接连担任修撰、持平、校理、忠清道御史、东莱府使、庆尚道观察使、副提学、汉城左尹、大司宪、提学、判书等职。他任职期间多有政绩,如任东莱府使时出色处理有关对马岛的事务,这也成为他日后被任命为通信正使赴日外交的主要原因。又如任庆尚道观察使时,他创设昌原马山仓、晋州驾山仓、密阳三浪仓等漕仓,将漕船改制成战舰,改革以往成为百姓负担的税谷输送制度,消除民弊,受到称赞。更使赵曦声名远扬的是,他任通信正使赴日期间,发现了甘薯,首次把从对马岛所获甘薯种子引种到济州岛,解决了饥荒,是把甘薯引入朝鲜的第一人,所以当时甘薯又被称为“赵薯”。赵曦在晚年涉嫌贪赃被流放,死后赠谥“文翼”。赵曦之子赵镇宽,也曾担任朝鲜判书,赵曦之孙赵万永、赵寅永一跃成为朝鲜的重臣,权倾朝野,是使丰壤赵氏成为与安东金氏并列的势道政治的奠

基人。

壬辰倭乱后,朝鲜与江户幕府恢复了国交,两百余年共派遣十二次通信使,在这十二次通信使中,大多数是朝鲜应日本之请遣使祝贺日本新任德川将军(关白)袭职。对日本来说,朝鲜通信使访日有利于德川将军在国内确立合法化的霸权地位。1760年,德川家重让位于德川家治,家治成为江户幕府第十代将军,邀请朝鲜通信使访日。1762年,朝鲜任命徐命膺为正使,准备赴日祝贺家治袭职,但临行前又因他事未能成行。1763年(英祖三十九年,乾隆二十八年),朝鲜临阵易将,改任副提学赵曦为通信正使,李仁培为副使,金相翊为从事官,正式赴日贺庆,此行便是第十一次通信使。当年八月三日,赵曦率领通信使团共四百六十二人自汉城出发,次年二月十六日抵达江户,二十七日向新任关白家治递交国书,同年三月十一日离开江户返回朝鲜,六月二十二日到达釜山,七月八日入庆熙宫向英祖复命。整个出使过程,历时近一年。

赵曦率使团自汉城出发后,在釜山港登船渡海,陆续经过佐须浦、大浦、西泊浦、对马岛、一岐岛、蓝岛、南泊浦、赤间关、室隅、上关、津和、加老岛、蒲刈、忠海岛、稻浦、日比、牛窓、室津、兵庫、大阪、平方、淀浦抵西京(京都),此为前半段路程。赵曦等离开西京后,再依次经过天津、森山、八幡山、彦根城、今须、大垣、洲股、鸣护屋、鸣海、冈崎、赤坂、吉田、荒井、滨松、见付、悬川、金谷、藤枝、骏河州、江尻、吉原、三岛、箱根岭、小田原、大矶、藤泽、神奈川、品川,最后抵达江户。完成任务后,原路返回至釜山港。整个行程伴随着惊涛骇浪和山重水复,海上行舟,异域逗留,随时面临不测之险,可以想见其使行之艰和花费之大。

在这长达近一年的渡海跋涉和交邻聘问中,使团与沿途所经日本各地知识人通过唱酬展开积极的文学交流,同时也通过笔谈进行学术上的沟通 and 了解,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相认

识。热烈的交流活动以及新奇的异域见闻激发了使团人员的写作,故在此使行中,诞生了多种通信使录,如制述官南玉的《日观记》,正使书记成大中的《日本录》、《槎上记》,副使书记元重举的《乘槎录》、《和国志》,从事官书记金仁谦的谚文《日东壮游歌》,译官吴大龄的《癸未使行日记》,而使团的头号人物,正使赵曦则有著名的《海槎日记》。

《海槎日记》共分五卷,约十八万字,在朝鲜历代通信使录中算是篇幅最长的一部,也是最详细、最完备的一部,因为它不仅仅限于“日记”范围,还将与此次使行有关的其他一切都收录在内。历代通信使臣多有著述,洪启禧汇编成《海行总载》,徐命膺整理誊写为六十一编,改名《息波录》,本想在使日途中作为考阅之资,然因事而未成行,徐命膺便将这些使行著述统统送给接替他的赵曦,这为赵曦的使行和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且赵曦本人在途中心思缜密,观察周全,这使《海槎日记》更加信实、丰富、完备,成为通信使录的典范。

卷前是成大中所作之序,他在此次使行中担任赵曦的书记。第一、二、三卷为日记,约占全书字数的三分之二,赵曦将往返十一个月每天的见闻和经历作了详细生动的记录和精到细致的评论,对沿途所经日本各地的山川、景色、形势、古迹、人民、城市、大名、官员皆有描绘,辞气畅达,文理俱佳。《海槎日记》全面展现了18世纪后期朝日外交的实景、日本政治社会的面貌和朝鲜的世界认知,细节生动,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兹举几条说明之。

第一,通信使行过程中的“护行制”。在朝日外交中,对马岛主充当主要的媒介作用,日本各地使臣必须在对马岛主的“文引”之下方可进入朝鲜,即“文引制”,而朝鲜通信使也须在对马岛主的“护行”之下才能进入日本,即“护行制”。一方面,朝鲜通信使从釜山港抵达对马岛后,此后万里渡海跋山涉水,专由对马岛主率倭船

护行，每到一地，会见地方大名及重要客人，由岛主引见，最后抵达江户向关白递交国书，此间涉及的礼仪等也须由岛主从中转达、安排，任务完成后，还由岛主护送回国。赵曦所率通信使的护行岛主为平义畅。另一方面，通信使在途中若遇大小事故，则由对马岛主负责处理，从中周旋，“马州太守专管护行，则毋论大小事，固宜责之于岛主”。比如副骑船在蓝岛时破损，日本方面却未派曳船，赵曦责备对马岛主未能尽责：“盖此岛曳船虽是筑州所管，信使护行，专管马州守职掌，则沿路曳船之不迎，亦安得非马州守之责乎？”且信使在洲股和大阪时，分别出现了犯马倭人案和罕见的崔天宗被刺案，皆是赵曦责成岛主严查处理。“护行制”反映了对马岛在朝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朝日双方对对马岛皆有倚重，但对曾任东莱府使处理对马岛事务的赵曦来说，对马岛的护行军仍属狡诈阴险的倭人，对其万里护行充满了复杂的鄙夷。

第二，崔天宗被刺案中的朝日交涉。通信使自江户返程至大阪时，朝鲜都训导崔天宗在夜间被对马岛传语官铃木传藏刺杀，“而闻其委折，则天宗失一面镜，致疑于渠之偷去，以马鞭打之，故不胜愤毒，果为刺杀，不谋于人，渠自独办”。崔天宗被杀后，赵曦称“遭此有信使以来所无之变怪”，但尚未查明凶手。为此，通信使在大阪停留二十八天，专门与日本方面交涉。由于此案重大而特殊，朝鲜使臣、对马岛主、加番以町两长老、大阪城尹、江户幕府等各方的活动及彼此之间的恩怨纠葛都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展现出来，因为通信使专为庆贺日本关白继职万里跋涉而来，但在日本境内却发生了倭人刺杀使臣之案，给两国外交带来严重的障碍，处理是否得当关乎任何一方的利益和尊严。最后，经过几番交涉，真凶查明，在通信使的坚持之下，朝日双方皆派出人员监斩铃木传藏，解决了纠纷。和平场合中的外交礼仪显然只是两国关系的表面，只有突发的纠纷方可考验两国关系的实质，崔天宗被刺案提供了

一个我们理解 18 世纪后期朝日关系的试金石,也具体展现了江户日本处理犯罪事件的过程。另外,由于此案离奇曲折,具有传奇色彩,日本本土竟然产生了诸多以此案为题材的实录体小说,此又是值得研究深思之处。

第三,18 世纪朝鲜对日本学术的认识。对日本来说,朝鲜通信使的来访是几十年一遇的奇事,除了各地“望之若神仙”般争看朝鲜仪仗冠服的百姓外,日本大批文人、学者、医师也涌向通信使住处,通过唱和、笔谈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使朝鲜加深了对日本学术的认识,保留了大量学术信息。赵曦在江户时,袭任太学头的林信言及其子林信爱前来拜访,与之笔谈,在赵曦的观察中,“信言年今四十四,为人虽似淳实,颇近庸俗,其子信爱年方二十余,稍为精详,而父子俱戴风折巾,着黑纹衣”,“初意其既掌文任,必有胜于凡倭矣,今见其人,无甚异同,且不敢久坐而即归者,似虑其露拙之故耳,尤可笑也”。通过一路交流,赵曦对日本的学术源流有了大概的认识:藤原惺窝受被俘朝鲜人姜沆影响,始开文教,藤原惺窝传宋昌山,宋昌山传木下顺庵、林罗山,木下顺庵传室鸠巢、新井白石、雨森芳洲,林罗山一派与新井白石、雨森芳洲两派在日本“分门相角”。然而赵曦记载有误,林罗山并非宋昌山弟子,而是藤原惺窝弟子。赵曦也注意到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学问,“两人言入人深而流派远,想若清国毛奇龄号西河者攻斥朱子”,所以对比“胡倭二国”,赵曦感慨道:“阳明之术泛滥天下,而朱子之学独行于朝鲜,群阴剥尽之余,一脉扶阳之责,岂不专在于吾东多士耶?日本学术则谓之长夜可也,文章则谓之瞽蒙可也。”这体现出当时朝鲜知识人普遍对朱子学的坚信和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另外,赵曦还提及一些沿途所闻学者,如江户的太宰纯、冈孝先、木贞贯、涩井平、柴邦彦、冈明伦,尾张州的源云君山、源正卿、冈田宜生,京都的那波师曾及“西京三杰”冈白驹、清田绚、芥川焕,大坂的合离、求富凤、

木弘恭,备前州的井潜、近藤笃,长门州的泷长恺、草安世,筑前州的龟井鲁,反映了日本的学术动向。

第四,赵曦对实学知识的关注。赵曦曾担任东莱府使和地方大员,多有政绩,在其政治生涯中对关乎边防和民生的实学知识更加关注,所以赴日期间对日本的新奇事物处处留心,时时注意,这也是他的《海槎日记》有别于同行诸人的一个特色。刚从釜山出发到佐须浦时,赵曦得到对马岛地图以及日本印本地图,马上让善于绘画的卞璞摹写。在蓝岛时,鉴于译官所带倭语物名书籍多有讹误,倭人方言变改亦多,赵曦便命玄启根、刘道弘校正,重编书籍,以便两国外交之需。在对马岛时,赵曦发现并仔细观察了甘薯,详细记载了种植甘薯的方法,并取得种子,决定移栽莱州、济州岛等地,“此物果能皆生,广布于我国,与文绵之为,则岂不大助于东民耶?”“闻济州土俗,或似马岛者多,甘薯如果蔓盛,则济民之逐岁仰哺,罗仓之泛舟运谷,庶可除矣”。在临近京都时,赵曦又发现水车,“状如纛车,逐波自转,酌水注桶,灌入城中,见甚奇怪,使别破阵许圭、都训导卞璞详望其制样,如能移其制作于我国而用之,则其于灌田之道可谓有利矣”。尽管对日本充满了鄙视,然而赵曦却也能时常关注对方所产有利于民生和边防的事物,可以说,赵曦在出使日本所表现出的实学精神比后来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等“北学派”出使清朝所提出的实学主张更早。

《海槎日记》第四卷的前半部分为“酬唱录”,是赵曦在出使往返途中即兴而作和同行诸人与之唱和的诗歌共三百余首,内容多样,主题广泛,对所经大多数地方及名胜皆有吟咏。从赵曦、李仁培、金相翊、成大中、南玉、元重举、金仁谦等人的诗歌中可以了解朝鲜知识人的汉文修养及异域观感。后半部分为各处书契、公私礼单、各处回书、物种分派、分银等,忠实收录了朝鲜所呈给日本关白及相关机构官员的国书、别幅、礼单等,还有使团分给使团内部

人员的杂物和银两。通信使赠给日本上下诸人的礼物非常丰富，足见其用心之精，耗费之大，也体现出朝鲜苦心孤诣的怀柔羁縻之道：不惜财货而显示本国的富足，获取日本的尊崇，维护两国的和平。但赵曦也认识到，日本对通信使的礼待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闻关白改立后，必请我国之信使者，盖欲藉重而镇群心云，尤可寒心也。”

《海槎日记》第五卷囊括的内容更加复杂广泛。“往复文字”是使团与日本各方面来往的书信或文件，包括关白为消除使臣风浪之患的抚慰信、使臣在蓝岛与对马岛主交涉曳船的笔谈、在相关宴仪中拒绝喝酒的笔谈、使臣抵达大阪时关白的慰问信、使臣在洲股时究问犯马倭人的话、在江户时对马岛主为使臣举行仪式及使臣的谢礼辞、使臣与太学头林信言父子的笔谈及唱和诗、林信爱送别使臣的文章、使臣与日本官员的拜别文字、各方关于崔天宗被刺案的来往文书等。“状启”是使臣在往返途中随时驰报给英祖的报告。“筵话”是使臣出发前和回国后在筵席间与英祖的对话，可以看出英祖对日本关心的重点。“祭文”共有四篇，是祭祀海神、船神及祭奠崔天宗的祭文。“禁制条”共有三篇，分别是晓谕员役的十条文，禁制八条文，约束七条文，主要是为了严明使团人员赴日途中的纪律、禁忌和秩序。“日供”记录了日本向通信使行供给的物目、数量。“三使一行录”写明使团一行人的姓名、数量、官职及所属，重要人员写明生辰、登科、籍贯，一目了然。“路程记”则记录了从对马岛到江户一路所经的地名、里数，共计水路三千三百三十二里，陆路一千三百三十二里。“军令”是使臣在航海时为保证安全和区分行次的《灯火制》、《夜行相应令》和《举碇下碇令》。“列船图”描绘了使臣所乘六艘船行驶的前后左右次序，船的方向是从釜山到江户。全书最后是“行路方位”及“船上旗帜摆列图”、“船上官兵列立图”，给人强烈的现场感。

18世纪的东亚海域总体呈现和平安定的局面,在战争稀少而鲜以武力称雄的时代,诸国便在外交中以文化别华夷定高下。在《海槎日记》中,朝鲜向日本展示自认为继承“皇明”的中华礼仪,无论在冠服、风俗还是在学术方面,对比“胡倭二国”的夷服夷俗及考证学、古学,朝鲜认为自身乃中华之道和朱子学的唯一坚守者,极大满足了“小中华”的文化优越感。然而静水流深,看似平静的东亚海域实则暗藏着纵横交叉的潜流,清朝与日本对“中华”之理解因时代和地域之需又各有诠释,如此这般承平日久,各怀心事,使东亚诸国之间渐行渐远,愈加疏离。

《海槎日记》写成后,即被编为《海行总载》的压卷之作流传后世。今日所见《海槎日记》的通行版本主要有三种:一是朝鲜总督府图书馆所藏《海槎日记》,卷首钤“朝鲜总督府保转本”、“朝鲜总督府图书馆藏书之印”,乃朝鲜后期的写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亦有此藏本;二是1914年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朝鲜群书大系續々第六輯”《海行总载》第四册;三是1975年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根据朝鲜古书刊行会版本专门出版的《海行总载》本,又于1986年再版。笔者校勘此书所用底本即为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海行总载》(藏书号:한古朝90-2),所用参校本为1914年朝鲜古书刊行会编“朝鲜群书大系續々第六輯”第四册,简称“《海行总载》群书大系本”。

《海槎日记》呈现的是18世纪朝鲜视野中的日本,据此可观当时朝鲜的世界意识,然而在具体的解读中仍然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受国内政治及“小中华”政治正确的影响,日记在评价日本方面时不免有官样文章,不见得是作者的初衷本意。第二,此次使行除了《海槎日记》外,同行诸人亦有可观之作,只有横向参读,方能更客观认识使行人员对日态度的异同。第三,江户时代有十二次通信使,皆有相关使行日记,《海槎日记》也处于使行日记的

书写历史中,只有纵向对比这些使行著作,方可更加清晰认识朝鲜对日观的变化脉络及此次使行的独特性。第四,朝鲜的世界意识源于多个维度的认知,对华、对日、对琉等,在阅读通信使录的过程中,更应参照阅读朝鲜赴京朝贡而作的燕行录和出使琉球而作的使琉球录,才能全面把握之。

(黄修志)

目录

第一卷 日记

第二卷 日记

第三卷 日记

第四卷 酬唱录书契公私礼单回书公私礼单物种公派录

第五卷 往复文字状启筵话祭文禁制条日供一行录路程记军令船上旗帜摆列图船上官兵列立图

海槎日记序

英宗癸未，济谷赵公奉使入日本，大中实从焉，在途十有三朔。窃覩公动止有常，威仪有则，出入折旋，步履中矩，正冠就位，众瞻俱耸，款接宾佐，间以谐谑，而号令之发，肃无一哗，疏昵并察，黜犒必均，事无巨细，未尝委人而自便，此盖公之雅规而若其见于行事者。船行，专务持重，纵遇顺风，未尝遽发，当涉一岐时，踔四百八十里，才三时耳。比至中洋，鸱腰折船，危争一发，公负国书出舵尾，督众救船，辞色不改常度，舟中赖以无恐，卒以副鸱济，而横湍激送，若有神助。忽虹峙于前，辉光四烁，翼帆而趋，时则虹藏节也，倭人亦莫不异之。津和之夜，公船先至，公坐舵楼以待诸船之至，至则遍问其安否，而后下所，至夜则皆然。返至大坂，明，将下船，而崔天宗死于盗，马倭之为也，而佯若不知，抵请发行，盖行事主马倭也。自有南使以来，始有此变，公集众而询，众议不一，而适